



## 诚恳与良心

□陶灵

## 相信你

我大约十二岁。一个星期天，在同学小云家玩耍时，他爸爸问：“你和小云两个，哪个的成绩好些？”“有的功课小云比我好，我有的功课比他好。”长辈关心学习，我当然很认真，在心里作了一番比较后，诚恳地回答：“他数学比我好，我语文比他好……”

有一次，小云的爸爸遇见我父亲，说：“你儿子滑头，既不说别人差，又不贬低自己。”父亲回家说起这事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：我老老实实地回答，怎么在同学爸爸的心里成了“滑头”？

后来明白，小云爸爸见我回家去玩，因与我父亲相识，作为做长辈的礼节，随意问了一句，算是打招呼。按他的逻辑，我当时要么谦虚地说小云成绩比我好，要么自夸，没料到会出现第三种回答。

其实父亲并没有责怪的意思，我却闷着不语，他便安慰道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## 雪子儿

小时候听大人摆：把一颗夜明珠和一个铜钱放进瓦坛里，过一夜，满坛子都是铜钱。放什么变什么。每次下雨前，天上要掉下三百六十五颗夜明珠，半个时辰内没被捡到的，就钻到地下去了。

那多可惜啊！每次快要下雨时，我盯住院子的地面，希望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闪闪发亮的夜明珠。妈妈捂着胸口说：“不是随便哪个都捡得到的，要把良心放到当中的人才行。”

那天，屋上的青瓦被打得嘣嘣响，天上噼里啪啦落下好多颗白亮亮的夜明珠。我一下子跳到院子里，捡起一颗，摊在手心，亮晶晶地有豌豆那么大，兴奋极了。可还没等我放进坛子里，突然变成了小水滴。我伤心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妈妈哈哈大笑说：“那是雪子儿。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走溪口

□文猛

“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，手拉着那哥哥的手，送哥送到大门口……”

每当听见这首歌，我仿佛看见荒凉的古道旁，牵着毛驴的后生一步一回头地恋恋不舍；仿佛听见站在高山上望哥哥的妹子，至死也要跟着哥的心声。这首凄婉而缠绵的民歌，寄托着黄土高原上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希望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背井离乡的汉子们沉重的思念。这首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谣，是人性中至真至纯的情感最原始的流露。

在三峡，在万州，走溪口，不是那个走西口，不是走向苍凉和茫然，而是走向长江和收获。



我们走向的溪口，背靠方斗山，是古老长江边一方著名的水码头和旱码头。大溪河水流入长江，古镇溪口就在大溪河与长江汇流处。

奔流的大溪河流入长江，冲成一片青石滩，在流入长江的时候，河面慢慢收窄，远看就像猪的尿包，大家就给这片五颜六色的石滩喊了一个特别俗的名字“尿包碛”。

大俗才有大雅。溪水携带砂石流入长江，仿佛是背靠的方斗山不断在给长江倾倒什么，让这方美丽的石滩形成一方淘金的好地方，成为远远近近三峡石收藏者必须打卡的地方。

方斗山，尿包碛，淘金口，溪口场，地名记着所有的事。

漫长的时光格上，溪口蒲家村、胜利村和慕名而来的淘金人在种植瓜果的空隙，在不走古道的日子，总会来到尿包碛，面向方斗山挖出一个又一个淘金的山洞，用江水淘洗方斗山砂石里的黄金，他们坚信那是方斗山倒给溪口人的金子。

大溪河里淘黄金，长江之上扬船帆，古道上面背二哥，在溪口，在长江边，只要你勤劳，总有你丰厚的收获。

古老的溪口场背后，一条古道通往湖北利川，这条古道叫“溪马古道”，这条古道连着长江连着古码头古场镇，这是走过方斗山最繁华最著名的古道。溪口背二哥，走溪口的背二哥，从溪口码头上搬下货物，或从很远的地方往溪口码头搬运货物，让长江、让古道送到更远的地方。

淘金业的红火，背二哥的云集，这是溪口场最繁华的一段时光，溪口成为在江上走的人、在路上走的人最温馨的驿站。一碗茶、一碗酒、一张床成为在路上的三峡背二哥对溪口最幸福的向往。溪口人用船桨在江上淘金，用手在尿包碛淘金，用脚印在路上淘金，用微笑在古场上淘金。



1997年，三峡工程大江截流，水涨船高，淘金的尿包碛，古道上的溪口古场，长江边著名的溪口码头，胜利村、蒲家村、永安村、麒麟村、玉竹村、平原村六个村庄，全部淹没在上涨的江水中，连同地名，连同帆影，连同酒旗市声。

三峡移民搬迁后全面清库，考古工作者在溪口沿江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人类生活的遗址，同时老漆树坪、老棺丘发现多个汉代遗址，抢救性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，出土了大量陶器、铜器等文物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老棺丘汉墓群出土一枚陶制象棋棋子，这枚棋子直径2.9厘米、厚1.3厘米，棋面上阴刻一个“俚”字，据文物专家考证，该墓葬的年代为东汉(公元25—220年)早期，距今已近2000年，目前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。

江水淹没了繁华的古场镇、古码头，淹没了高大的桂圆树、漫山的柑橘树。溪口人没有抱怨，没有悲伤，只有未来不知走向何方的彷徨，大地之下出土中国象棋“俚”，溪口人这只“俚”将开往何方？溪口人在哪里去淘得告别故土后的金子？

高峡平湖，水涨船高，村庄长高啦，当年那些盛产水稻、玉米的“保肋田地”沉入了江波，就近后靠的是坡地和山林，很难见到一汪水田，那些坡地已经实现不了昔日丰收的梦想，溪口人就近后靠落地生根，溪口人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庄稼落地生根，让汗水在土地上淘出黄灿灿的金子？

长江从江到湖，江湖之变，溪口必须融入这江湖之变，在新的家园淘出溪口人更加金灿灿的金子！

当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时候，一方人就应该去养活一方水土，大地永远不会辜负任何一粒种子。奔流的长江，高高的方斗山，勤劳的溪口人最熟悉自己脚下的土地，种不了庄稼种花果，让花果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庄稼，实现溪口人千百年来最华丽的转身。

溪口人沿江、沿路、沿山发展农业产业，种植适宜这片土地的花果20多个品种2.4万亩，春天有李子，夏天有枇杷、桂圆，秋天冬天有玫瑰香橙、金秋砂糖橘，农业产业“接二连三”，四季瓜果香，处处景留人，给大江边一片花果飘香，古镇溪口成为今天的“甜美溪口”。

溪口古人在这片土地上下了一盘好棋，今天的溪口人接着下了一盘好棋。



金秋十月，我走入溪口，清清的大江，清清的风，海海漫漫的柑橘林挂上了金黄的金秋砂糖橘，给方斗山点上了无数盏金黄的“小橘灯”。

走进玉竹村恒晟源金秋砂糖橘园，并不高大的橘树上结满了砂糖橘，它们的金黄，它们的香甜，恨不得有一只巨大的手把这些美丽的砂糖橘捧进手心。这些“小橘灯”已经听不到梢公的号子，看不到船上的白帆，它们面对着高峡平湖，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游轮，它们是溪口人淘到的金砂吗？

以大江为背景，以橘香为背景，定格，朋友圈，溪口的秋天真甜！真香！真黄！

四季果香，临港小镇，甜美溪口，奔着这些果香，奔着高峡平湖，溪口成为远远近近的人们采果、看江、听风的打卡之地。

沿着滨江小道，一路有很多的滨江民宿。

我们预约的是“橘桂人家”。它建在当年著名的兔儿梁信号台旁边，经营者陈方华、郗小燕夫妇也是恒晟源金秋砂糖橘园的老板。坐在橘黄色的院落中，院落外就是烟波浩渺的长江，对面是古镇瀟渡。江风吹来，带来大地上金秋的橘香，带来柴火灶上的饭菜香，大江奔流，心里却格外安静。

陈方华夫妇好像特别懂我们的心思，在院中支起木桌，摆上中国象棋，更让人惊异的是象棋里的四个“車”比其它棋子都大一点，色彩也和其他象棋不一样。

走溪口，車走直路，象飞田，炮打翻山……

那“車”是金色的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)

## 鸟儿、松鼠及其他

□巴山狼

## ①

溪流边，榕树下，公园中，森林里，小区内，环境越来越好，鸟儿是常有的。这里的鸟，是在素有山水校园之称的学校里，是一群“以校为家”的鸟。

清晨，到学校上早自习。快到停车场时，车前有两只鸟，眼看到车头都快要遮住它们了，也不见起飞。生怕伤到了这两只小可爱，赶忙停了下来，开车门去看。那两只鸟还悠闲地迈着八字步，偶尔在地上啄一下。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，俨然是这里的主人。

它们是斑鸠，抑或是鸽子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它们自由自在生活着。也许，它们已学会了某一篇古文，或者听懂了某一堂课里的某一个知识点，或者已能以英语的发音唱出它们自己的歌曲。

天刚蒙蒙亮，宿舍外总有一大群早起的鸟，自在开始了它们的晨会。课间，窗外高大的黄葛树上，鸟儿的演唱会能让孩子们为之一振，卸下学习的疲惫。体育课时，操场上到处是生龙活虎的学生，地上也有小鸟在蹦蹦跳跳，它们有时好奇地看着篮球、排球，在孩子们的手里像玩魔术一样，有时又在跑道前引领着陪伴着孩子们一起向前冲。

它们，有的是山雀，可能是从某个山林来到城市，看上了校园后山那一小片山。有的是画眉，长时间地和孩子们栖息在一起，一点儿也不怕人。百灵鸟也有，它们已习惯啄食孩子们掉在地上的零食碎屑，更是喜欢在人前卖弄自己引以为傲的歌喉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，都是些外来户，却早已成了常住客，自在地把美丽的校园当作自己的家。

## ②

有次开会，靠窗的人在看着窗外。会议很快就结束了，大家一起看向窗外，有棵树的树枝在摇晃个不停。其他树都静立着不动，很显然，当时没有风。再仔细一看，有一只松鼠正在那棵树上攀爬，若无其人地玩得正欢。

起初有人说多次看到有松鼠在校园里出现，是不信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松鼠是森林里的动物，尽管它很小，总得有一大片森林，才能供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吧。这一片校园里的后山，只不过几十亩。特意查阅了一下，松鼠主要以植物的种子为食，坚果是它们的最爱。这稍微打消了我的疑虑，原来这些在树间跳跃的精灵，寄居在校园里，想以捡地上掉的东西为生。它们每日坚果，生活得高贵着呢。

校园外隔着一条公路，又是一片树林，估计这些小精灵不只是以校园为家。偶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只是一时兴起，来学校看看，大抵是被孩子们读书打球、唱歌跳舞的青春气息吸引过来的。

## ③

以“春晖楼”命名教学楼的，不只我们这所学校。但养了两头狼狗来“看护”春晖楼，恐怕我们又是“唯一”了。

前些年，春晖楼下两头的门厅外各有一根铁丝，两头分别钉在一楼的墙上和附近的堡坎上。至今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，那根铁丝是拴狗的，断壁残垣处则是关狗的地方。那时，学校就春晖楼这一栋教学楼，几十个班的学生，学习用品全放在教室里，晚自习后，没安排人那里值守。整栋教学楼，晚上和放假时，就由一条狼狗守着。

刚来这里上班，隐约听同事说，晚上别经过春晖楼，小心有狗。当时完全没在意，也想不到竟然有人能用这种办法，为春晖楼“看家护院”。后来了解了详情，不禁哑然一笑。这安排，竟然跟我家如此雷同。

有次路过后山，遇到保安端着碗去喂狗，就过去目睹了那头狼狗。那条狗站着1米有余，单看那狗的高大，就可以想象出它的威猛。

过了些年，学校的管理调整，守护春晖楼的狗不知去向。那里，现在养了10多只兔子，外观也稍作修葺，远看已不显破败，整体看也协调，无伤大雅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铁路中学校)